

# 别人不是你的彼岸

人生的轻松,就是能在这个喧嚣的尘世,不用谄媚于谁,也不必跟谁说讨好的话,他活他的,你活你的。

两不相干,然后,两相安。你在意谁,在意到极致,就会活在这个人的阴影里。这种在意,不外乎两种情况:想求取和怕得罪。也就是说,人生的疲惫,更多的,不是在自己这里拎不清,而是在别人那里撇不清。

别人,成了自己沉重的负担。越在他人那里唯唯诺诺,就越会在自我的言行里战战兢兢。生怕说错什么,做错什么,进一步畏首畏尾,退一步左顾右盼,进亦忧退亦忧。在这样的境况里,最累人的不是做,而是拿捏着分寸去做。

一个低声下气的人,无论依附他人得到过多少,繁盛也好,光鲜也罢,最终,在自我矮化的奴才人格里,冷暖自知,甘苦备尝。

不是一路人,就

不会在一个语言系统里。不在一个语言系统里,就不会在一个世界。

知心的话,不必说给不懂的人。说了不懂还在其次,最怕的,是说了不屑。不懂已是伤害,不屑便是衰透了。

这个世界,有的人,只认对的人;有的人,似乎跟谁都合得来。只因为,有的人,是奔着相宜的心去的;而有的人,是奔着可逐的名利去的。

在交往上,目的性太强,原则性就会差。在左右逢源的人那里,找不到纯美的人性;在蝇营狗苟的人那里,找不到纯净的人格。

这个世界,总有狷介甚或狂傲的人,看起来,没有几个可以合得来的人,他们不迎合,不投降,只是不想生命苟且于世俗。

伟大的人都有一些孤傲,他们遗世独立,盛享着内心孤独的清凉。每一个隐藏的私心,都会影

响到对他人公允的评判。

在他人那里,得到了自己喜欢的,便是好;看到了自己不喜欢的,就是坏。一个人的好与坏,原本复杂而矛盾,轮到我们的评价,却可以简单到只剩下,是否顺眼和需要。

盛大的完美,未必坍塌于风雨,却可以瓦解于私心。一千次地改变和完善自己,终难抵别人的一颗无边无际的私心。多少公允和公正,不是败于眼不明,而是败于心不正。

所以,不要苛求在所有的人那里,都有好的评价。讨好了所有人,就意味着要彻底得罪了自己。一个人,平庸点不可怕,变得八面玲珑才可怕。

你最终要活在相悦的人心里。不为不值得的人去改变,不在飘忽而逝的生命过客那里留恋,也不必为片片过眼烟云烦扰。与其要别人看好,不如自己活得好看。

(摘自《今晚报》马德/文)

## 万事羽毛轻

一位文友发来一段讲“色难”的视频,讲到《论语·为政》中载:“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孝乎?’”子夏问什么是孝,孔子说:“(对长辈)能始终和颜悦色比较难。只在长辈有事的时候去帮忙,只在有酒饭的时候让长辈先尝,能算是孝吗?”视频中的讲解者举例子说,有的人与家中老人偶尔团聚一次,还要拍个照片发到朋友圈,显示自己多么孝顺,老人多么开心……但倘若老人一直在自己的身边,也许很难做到始终如一的和颜悦色了。

不仅老人和晚辈之间的关系如此,同事、同学、夫妻之间因为长期工作、学习、生活在一起,难免有时会发生磕磕绊绊,甚至没有好言语、好脸色,给彼此造成伤害。每逢遇到这种情况,要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多想对方的好处——不能改变对方,但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态。“一念天地阔,万事羽毛轻。”只要我们保持心态的平和,“一念”之间就会感受到天很蓝,人很美。

(摘自《新周报》白世相/文)



## 亏欠效应·不自觉受人控制

俗话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如果是欠了人情呢?一项心理实验测试过,实验人员邀请受试者参与活动,并让助手假扮成一个受试者参与其中。由于室内温度高,助手会假意多买一瓶水送给受试者,大多数受试者都会欣然接受;随后,助手邀请他们买下自己手中的商品。哪怕是那些表明很不喜欢他的受试者,也会被“免费水”影响而答应购买。

这就是“亏欠效应”,我们对于别人给予的“人情”总是抱有“亏欠感”,哪怕我们并不喜欢对方,也总倾向于“归还”补偿。正是因为这种心理倾向,很多人会不自觉地受人控制。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当然没有错。然而我们诚意“归还”的同时,也要警惕对方的动机,千万别落入“亏欠心理”的圈套。

(摘自《心理学的100个基本》陈琳/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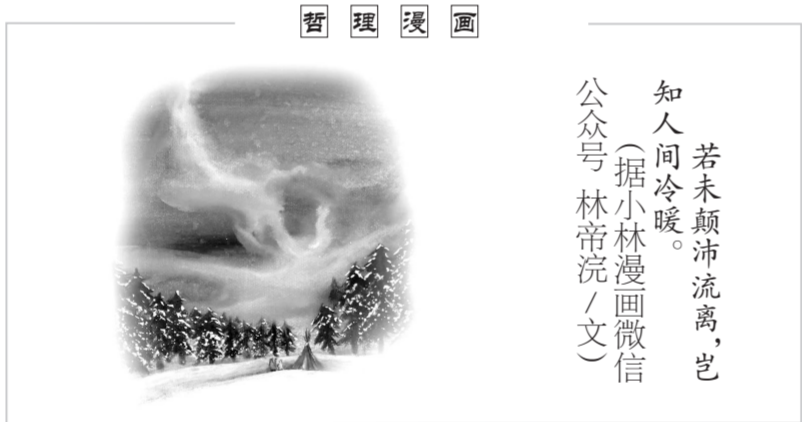
## 滴水藏海

无论人生上到哪一层台阶,阶下有人在仰望你,阶上亦有人在俯视你,你抬头自卑,低头自得,唯有平视,才能看见真实的自己。

——杨绛

靠努力换回的爱往往会使人怀疑。这种爱常常会让人痛苦地感到,归根结底我不是被人爱,而是被人需要而已。

——弗洛姆 (摘自《今晚报》)



若未颠沛流离,岂知人间冷暖。(据小林漫画微信公众账号林帝浣/文)

## 修车与“不凑合”

清晨,阳光斜洒巷口。我又一次蹲在自行车旁,双手沾满乌黑机油。这已是本周第三次掉链子,我熟练地操起树枝,挑起链条,精准卡进齿轮,动作一气呵成。路过的王大爷瞧见,摇摇头:“小伙子,你这车得好好修修啦。”我笑着应下,擦擦手,蹬车离去。

这般场景,早已融入我的生活。链条如同顽皮孩童,时不时闹点小脾气。我凭借树枝、钥匙,甚至指甲,就能让它迅速归位。久而久之,我竟以此为乐,自诩练就“独门绝技”。直到那个雨天,链条彻底罢工。

阴沉清晨,细雨飘洒。我蹲在路边,雨水浸湿后背,手中树枝折断一根又一根,但链条仍旧歪扭牵扯。

巷尾的修车铺里,老师傅正在为三轮车补胎。见我推车过来,他放下工具,擦了擦手。“链条老掉?”他问。我点头,正欲讲述自己的“巧妙”处理方法,他已蹲下,转动踏板查看。

“你看”,他指着链条与齿轮的咬合处,“这儿磨损太厉害,还有后轮轴,都松了。”他的手指粗糙却灵活,似在轻抚艺术品,“总用树枝挑,把齿轮都挑坏了。该换的零件不换,该紧的螺丝不紧,只愿应付眼前,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我静静站在一旁,看着老师傅熟练拆下旧链条,换上新的。他用扳手拧紧后轮轴,调整齿轮位置。阳光穿透云层,洒在他花白的头发上。那些我平日忽视的零件,在他手中仿佛重获生机,找到了最佳位置。

“修车和做人一样,”他边拧螺丝边说,“小毛病不解

决,迟早酿成大问题。总想着凑合,可生活容不得凑合。”

我瞬间愣住。这句话如同一把钥匙,开启我心中尘封的角落。

细细想来,我何止在修车上凑合?工作遇到困难,找取巧方法应付;生活有烦心事,习惯性选择逃避。我对待生活,如同对待这辆自行车,一味追求省事,从未想过从根本上改变。

在这快节奏时代,我们常因匆忙赶路,忘却出发的初衷。其实,生活的真谛就隐匿于细微之处,藏在每一次直面问题的勇气里,藏在每一个“不凑合”的选择中。

感激老师傅,感激这次“掉链子”的经历,更感激生活给予的启示:莫因小失大,莫治标不治本。

(据澎湃新闻徐辉冠/文)



# 中国有多少棵树

截至2023年底,中国森林覆盖率超过25%,森林蓄积量超过200亿立方米,人工林面积居世界首位,成为全球增绿最多的国家。

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少棵树? “中国有多少棵树?在完成调查之前,说实话,我对这个数字也没有概念。”北京大学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所所长郭庆华说,“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根据我们的调查估计,截至2020年,中国大约有1426亿棵树,平均树密度约为689棵/公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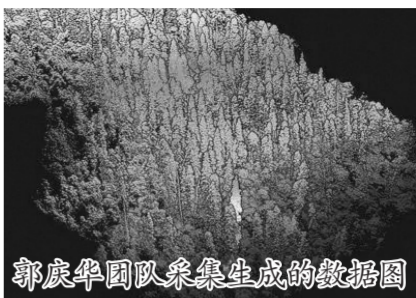
1426亿棵,相当于中国人均拥有约100棵树。在调查研究中,郭庆华团队有很多有意思的发现——从植被类型看,寒温带针叶林植被区以约720棵/公顷的树密度,贡献了全国超六成的树木(约879亿棵树),而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区的树木密度最高,约达到989棵/公顷。

从地理区域看,西南地区树最多,约360亿棵;东北、东南和西南地区的树木数量和密度,显著高于北方和西北地区。从流域看,长江流域以约496亿棵树的绝对优势位居首位,东南诸河流域、西南诸河流域、珠江流域与松辽流域等均超过100亿棵树。

“‘数’树的过程,形象地说,就是给一片树林做全面的CT扫描。”郭庆华说。采集这么多的数据,如果全靠肉眼、手持相机拍摄、纸和笔记录是远远做不到的。给树林做CT,离不开两只“眼睛”——一只空中的,一只手持的。

郭庆华说,“我从许多年前就开始研发相关的算法,比如怎么能自动提取森林的结构参数等信息。通俗来讲,我们的研究就是用激光雷达给树林做了一个CT扫描,然后用AI来读这个片子,发现其中的关键信息并整理成我们需要的报告,如树密度地图等。”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4.29 刘发为/文)



郭庆华团队采集生成的数据图

郭庆华说,“这7万多个样方,我们团队全部走遍了,可以说,全国各地的树林是我们工作的‘主战场’。”

“‘数’树的过程,形象地说,就是给一片树林做全面的CT扫描。”郭庆华说。

采集这么多的数据,如果全靠肉眼、手持相机拍摄、纸和笔记录是远远做不到的。

给树林做CT,离不开两只“眼睛”——一只空中的,一只手持的。空中的“眼睛”是无人机

## 我国“黄金气体”氦气勘查实现重大飞跃

人类最先在太阳光谱中发现氦,因此称为“太阳的元素”。据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数据,长期以来,我国氦气资源勘查开发程度极低,而需求量逐年增长,对外依存一度近乎100%。近年来,国际政治格局快速变化、第四次工业革命竞争加剧,

我国突破“贫氦”瓶颈,成为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重大成果。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公布数据,截至目前,全国新增氦气探明地质储量40.7亿立方米,苏里格、涪陵、靖边、安岳、东胜和泸州等6个气田氦气探明地质储量均超过2亿立方米。

(据新华社讯)

作为一种惰性气体、非金属元素,大气中的氦含量仅为0.000524%,但却有非凡的物理化学性质和应用价值。从航空航天、核反应堆到半导体、量子计算机,氦气在众多高新技术产业中不可替代,被称为“黄金气体”。

不仅首次记录了“金色暗锁瑚菌”,还同时建立了中国暗锁瑚菌属分种检索表,为未来的系统分类研究与野外调查提供了科学工具。

八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何能“孕育”这种罕见新物种?答案藏在它丰富的生态底色中。

地处中亚热带向南亚热带过渡带的八面山,拥有超过4000公顷的原始次生林与完备的自然生态系统,是罗霄山系山地植被的代表性区域。这里不仅栖息着我国东缘最大面积的银杉群落,也是南方铁杉、穗花杉等珍稀植物的重要分布地带。根据现有调查数据,区内已知维管束植物多达2259种,野生脊椎动物240种,其中国家I、II级保护动植物多样性研究提供了全新素材。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研究



珊瑚状真菌新种

它长得像珊瑚、颜色似黄金,还“躲”在湖南八面山海拔千米的森林中。近日,湖南师范大学科研团队来到郴州桂东县,在湖南八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拔1115米的森林中,采集到两份珊瑚状真菌标本。经形态学研究和分子系统学分析确认,这朵外形似珊瑚、颜色鲜艳如金的真菌被确认为全球首次发现的新物种,并命名为“金色暗锁瑚菌”。

相关研究已在国际权威植物分类期刊《Phytotaxa》上发表。

珊瑚?不,这是真菌!但你肯定没见过这样“金灿灿”的真菌。

(据三湘都市报)

的激光雷达传感器。

随身携带的“眼睛”,是手持设备中的激光雷达传感器。

一只天上的“眼睛”,能俯瞰下面的情况,另一只是随身携带的“眼睛”,可以平视和仰视,这样一来,一片树林的全景图就很容易绘制出来了。

试想,在上千平方公里或者更大面积上采集了这么多数据,如果都要靠人工一个个去提取关键数据点的话,那会非常费时费力,这时候就需要应用AI的一些算法。

“我从许多年前就开始研发相关的算法,比如怎么能自动提取森林的结构参数等信息。通俗来讲,我们的研究就是用激光雷达给树林做了一个CT扫描,然后用AI来读这个片子,发现其中的关键信息并整理成我们需要的报告,如树密度地图等。”郭庆华说。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4.29 刘发为/文)



成都卫矛植株

我国科研人员在龙泉山脉中段发现一种卫矛属植物新种——成都卫矛,基于分子测序、形态学研究成果,确认该植物为新物种,并将其命名为“成都卫矛”。这一研究成果,在国际生物学期刊《生态与进化》上发表。

据了解,2021年5月,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心西南山地植被调查与编研创新团队在对成都市周边植物资源和植被考察时,团队成员罗焱在位于龙泉山脉中段的成都简阳市贾家街道卧龙村一处沟谷石壁上,首次拍摄到成都卫矛。此后团队连续三年对该植物进行形态观测和记录,采集该植物的果实、种子。

“由于这种植物是在成都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发现的,所以我们把它命名为‘成都卫矛’,这也是中国已记录的3万余种高等植物里面,第一种以‘成都’命名的植物。”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胡君介绍。

(据新华社讯)

## 新物种「成都卫矛」成功「解锁」

不仅首次记录了“金色暗锁瑚菌”,还同时建立了中国暗锁瑚菌属分种检索表,为未来的系统分类研究与野外调查提供了科学工具。